

[音乐起，是《再别康桥》的主题。一束惨白的光照向舞台中间的诵者。]

诵者：悄悄的我走了，

正如我悄悄的来；

我挥一挥衣袖，

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
(胡适《追悼志摩》)

志摩这一回是真走了！可不是悄悄的走。在那淋漓的大雨里，在那迷朦的大雾里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，三百匹马力的飞机撞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，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下致命的撞伤，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。半空中起了一团天火，像天上陨了一颗星似的直掉下地去。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！

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，都不肯相信，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得这么惨酷。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悄悄过去之后，我们忍不住要想，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。我们不相信志摩会“悄悄的走了”，也不忍想志摩会一个“平凡的死”，死在天空中，大雨淋着，大雾笼罩着，大火焚烧着，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。我们时代的新诗人，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，也挑不出更合适、更悲壮的了。

志摩走了，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的云彩。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，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，永远是温暖的颜色，永远是美的花样，永远是可爱。他常说，我不知道风——是在哪一个方向吹。我们也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，可是狂风过去之后，我们的天空变惨淡了，变寂寞了，我们才感觉我们天上一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卷走了，永远不回来了！

(唱) 白日飞升

徽因：飞走了，飞走了，

白日飞升，白日飞升。

啊，张开嘴，我不能呼吸。